



妖媚、迷离的海上之夜，神话
与传奇辉映的民国炫幻之夜。宝蓝
色天空，一片殖民主义的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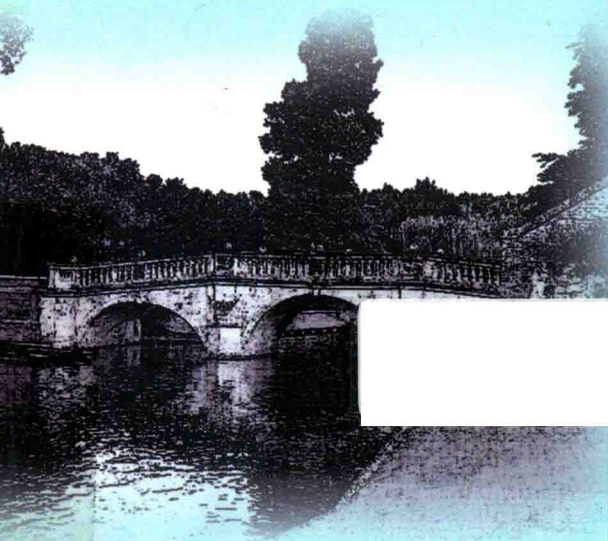
天空多么希腊

◎

徐志摩与邵洵美

TIAN KONG DUO ME XI LA
XU ZHI MO YU SHAO XUN MEI

陶方宣 ◆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天空多么希腊◎

徐志摩与邵洵美

TIAN KONG DUO ME XI L
XU ZHI MO YU SHAO XUN MEI

陶方宣◆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空多么希腊: 徐志摩与邵洵美 / 陶方宣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166-2600-9

I. ①天… II. ①陶… III. ①徐志摩 (1896—1931) —传记 ②邵洵美 (1906—1968) —传记 IV. ①K825.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32163号

天空多么希腊: 徐志摩与邵洵美

作 者: 陶方宣

选题策划: 蒋小云

责任编辑: 蒋小云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李尘工作室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5mm × 230mm

印 张: 15

字 数: 193千字

版 次: 2016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2600-9

定 价: 28.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序 宝蓝色的天空

如果说上海是中国城市的一个异端，那么徐志摩与邵洵美就是中国诗人里的两个异秉。如果说上海是现代文明在中国的一块“飞地”，那么徐志摩与邵洵美就是现代文学在中国的两个“飞人”——文化与经济一样，都有恃强凌弱的本性。中国的农耕与专制无法孕育的海派文化，便在殖民者洋枪火炮的挟持下呼啸而来，强行复制、粘贴。仿佛一夜之间，农耕中国便拥有了摩登的异端的上海，拥有了徐志摩或邵洵美这样唯美的天才的异秉。

农耕总是与专制紧密结合在一起，因为农耕的愚昧正是专制的基础。农耕孕育专制就如同癌体上长出毒瘤一样理所当然，专制只能让所有的脑瓜变成傻瓜——那是黑暗无边的岁月，也是鼠目寸光的光阴，农耕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秫秸秆、竹笆片插成的窗户外，是亘古无边的暗夜。偶然有几盏桐油灯、菜油灯、棉油灯，乃至后来的煤油灯，灯芯摇摇晃晃忽闪忽灭如鬼火，呼啸而过的寒风一如鬼叫。所以鬼与神总是出没在农耕的夜晚，漆黑一片的夜晚，长夜漫漫，中国人生活在暴政淫威之下，只好闷头睡觉。昏头昏脑睡了五千年，这一觉睡得太漫长了。只有到了老上海时代，中国人才猛然惊醒——一种现代的文明的新

生活把漆黑如墨的长夜点亮了，霓虹闪闪照亮了大都会之夜，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广播电台女歌手娇语莺莺。爵士乐声中，交际花与老希腊们粉墨登场，在百乐门与“大世界”夜夜狂欢。是周璇还是姚莉在唱，其实周璇、姚莉们都在唱：“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

中国就从这里开始与欧美同步与国际接轨，汽车、洋房、舞厅、酒吧、报馆、影院——一种全新的新生活在上海上演。新生活的兴起是新时代的标志，如同中国前所未有的霓虹灯，它是妖媚的、迷离的、狂欢的、情色的。这是中国土地上前所未有的民国之夜、炫幻之夜，它是辛弃疾的“东风夜放花千树，宝马雕车香满路”，也是柳亚子的“火树银花不夜天，兄弟姐妹舞翩跹”。它纸醉金迷，它醉生梦死，它风情万种，它风华绝代。王安忆多年前说过：“中国唯一一个像城市的城市就是上海。”从前中国的城市，分明就是一个个放大的村镇，唯有在上海，在一百多年前的上海，你就能看到那种从内到外，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迷人的都市韵味：它摩登又浪漫、它时髦又华丽，这摩登来自巴黎或伦敦，这华丽源自纽约或罗马，一条看不见的隧道将上海与海上贯通，欧风美雨呼啸而来尽情挥洒，一代代海上新人被海上风吹成了海上花，它招蜂引蝶一如狂花滥蝶：演电影的阮玲玉分明就是一个妖，穿旗袍的张爱玲其实就是一个巫。那希腊雕塑般的美男子邵洵美，他是着了魔的诗神；那情痴情种的徐志摩是中了蛊的爱神，爱到深处欲仙欲死唯有死才可以解脱——华美的海上，当然少不了华美的诗人，他们这一代人绝不会写《何满子》或《如梦令》，只会写《爱眉小札》或勃朗宁夫人的十四行：

你这从花床中醒来的香气，

也像那处女的明月般裸体，

我不见你包着火血的肌肤，
你却像玫瑰般开在我心里。

如花似玉的情人要的就是倾城之恋，才高八斗的诗人要的就是流芳百世——上海神话就是他们的神话，海上传奇就是他们的传奇。在眼下这个没有神话与传奇的时代，我们唯有回忆神话的上海传奇的上海，回忆那片令无产阶级无比愤怒的、殖民主义的宝蓝色的天空。

目

录

序

宝蓝色的天空 / 1

第一章 欧风美雨

星星相吸，也是惺惺相惜 / 2

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 7

天狗会里，那一帮狗男狗女 / 12

缪斯引领，像飞蛾扑向火光 / 16

形影不离，两个女人显得多余 / 20

《金屋》上的“新月”，海上的明月 / 24

泰戈尔访华，两兄弟亲上加亲 / 29

扒衣送人，一掷千金的赳赳男儿 / 33

“狮吼”再吼 “新月”重升 / 37

第二章
倾城之恋

留日与留美的较量 / 41

《时代》，开创了海上的时代 / 45

于茫茫人海中寻找灵魂伴侣 / 49

“我也总算见过了他” / 53

只是一乱堆的残暴与罪恶 / 57

天上掉下一颗星 / 61

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 / 65

一生办刊，只有《论语》赚了钱 / 69

在春天看到了北平之花 / 74

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 79

鱼不能没有水，我不能没有你的爱 / 83

他这顶绿帽子，枪炮也打不掉 / 87

我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 / 91

十足一个乡下土包子 / 95

一把秋天的扇子，被人遗弃了 / 99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 103

书呆子住在书呆子家 / 108

- 被女人疯抢的“八宝箱” / 112
相识在祖父的葬礼上 / 117
洵美的名字是爱的见证 / 121
结婚照上了《上海画报》封面 / 126
一位叫蜜姬的美籍女作家 / 130
我知道这一切要发生 / 134
特立独行的女人，她的行动有点疯狂 / 138
宋氏三姐妹，宋霭龄才是你的目标 / 142
从香港来的傻帽英国大尉 / 146
她的传奇好像一直没有完 / 149

- 凭空飞来了一块飞地 / 154
霓虹闪烁，把长江三角洲全都照亮 / 158
斜桥邵家，上海版的《红楼梦》 / 162
从花园菜园到府中学堂 / 165
两万卷霉味扑鼻的诗书 / 169
第一大银楼，说倒就倒了 / 172
盛极而衰，接下去就是没落之路 / 176

第四章
穷途末路

穷穷穷，还有三担铜 / 179

徐氏固商贾之家，没有读书人 / 182

大手大脚大脑袋的大七爷 / 186

袖手旁观，不肯离开上海去海上 / 192

换了人间，当然也换了面孔 / 196

糊里糊涂进了监狱 / 199

拖着一条“帝特嫌疑”的尾巴 / 203

红颜知己成红颜祸水 / 207

感情与爱情不一样 / 211

夜半虚前席，新鬼多故人 / 214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 218

附录

附录1：徐志摩年谱 / 222

附录2：邵洵美年谱 / 227

第一章 欧风美雨

天堂正开好了两扇大门，
上帝吓我不是进去的人。
我在地狱里已得到安慰，
我在短夜中曾梦着过醒。

——邵洵美

星星相吸，也是惺惺相惜

邵洵美与徐志摩在剑桥街头相遇，那是一九二五年，是民国最风流倜傥的黄金年代：新文化风起云涌，上海滩风华绝代。一代代内心春风鼓荡的摩登男女走出国门，走向海上大世界。对中国来说，这一切是史无前例的，前所未有的文明、前所未有的机遇，这是告别黑暗与专制、融入现代文明的第一步。新的世界就寄托在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世界肯定要在这一拨全新的新人类手中发生颠覆性的嬗变。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两个现代中国最著名、最海派的诗人在浪漫之都巴黎相遇，这是命中注定的必然，也是前世今生的缘分。像天上的一颗星被另一颗星所吸引——是星星相吸，也是惺惺相惜。

邵洵美一九二四年春天来到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攻读政治经济专业，这是绝大多数中国富二代的最佳选择：学成之后回国经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条稳妥的、恰当的、尊贵的职业之路。邵洵美喜欢交游，一到放假就闲不住。当年暑假，他与同住在导师家的同学刘纪文一同到巴黎玩。在这里，他和正在法国学习绘画的徐悲鸿、张道藩、蒋碧微，甚至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相识。

都是画家与文人，都是风华正茂的世家子弟，在异国他乡见面，



图1：在剑桥大学的徐志摩。

图2：邵洵美和徐志摩确实很相像。

那份热情与喜悦自不待言。邵洵美和黄逸梵两家还沾亲带故，自然比一般的上海同乡多了一份亲切。当晚，由黄逸梵做东请邵洵美和刘纪文吃饭，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也作陪。都说姑嫂是天敌，但是张茂渊和黄逸梵这一对姑嫂却是例外，她们情如姐妹，一同出洋，一同回家，外人甚至暗传她们俩是同性恋。黄逸梵说给张茂渊听，张茂渊一笑了之并不理会，照样和嫂子同出同进。那顿饭黄逸梵亲自下厨，张茂渊当助手。徐悲鸿、蒋碧微在一起相当熟悉，一个住在四楼，一个住在二楼，所以徐悲鸿并不客气，带着邵洵美过来大吃大喝。邵洵美尝遍海上美食，黄逸梵的几个拿手菜他并不恭维。但是能在巴黎这样的西餐一统天下的地方，吃到浓油赤酱的上海菜，还是让他喜出望外。他吃得一嘴油，对黄逸梵说：“看来，以后馋虫病犯了，就来找你。”黄逸梵说：“行，你出银子我做菜，没话说。”大家都在背后听说过邵洵美一掷千金的爽快和大方，等着他回请一次。

邵洵美绝不会食言，他后来在巴黎最著名的中餐馆里回请了这一帮子男男女女。那天张茂渊也去了，她是从来不曾放过这样的文人雅集。她正好坐在徐悲鸿身边，看了看邵洵美，然后说：“你们发现没有，邵先生很像一个人——不是像，他们简直就是一个人。”酒席上顿时一片哗然，徐悲鸿抢着说：“我正想说，他太像我志摩兄了。”他转身对邵洵美说：“不错，我还有一句话忘记对你说，我明天要为你画张素描。碧微、老谢、我们全以为你最像我们的兄弟志摩，他是一品诗人，江南才子。你也是一品诗人，海上才子。”大家一片应和。邵洵美说：“我看过徐志摩的诗，我也喜欢，怎么那么多人说我像徐志摩？看来，这个志摩我也要认他做兄弟了。”

邵洵美回忆前不久在剑桥大学发生的一件事：剑桥里有一个老头，叫戴维，摆着个小书摊，就在剑桥那个桥头不远的地方，他不知看过多少剑桥学子后来成为名流大家。当时他们都是穷学生，就在他的书摊

前走来走去，有时候也停下来买上几本旧书。他的书摊一摆就是三十年，早成了剑桥大学的一部分，成了剑桥文化品格的象征。邵洵美喜欢淘书，经常去那里淘书，每次都可以淘到好书。戴维仿佛眼睛不太好，每次去都要凑在他脸上看半天，然后说：“你是不是姓徐？或者姓许？苏？”这些字的英语发音都差不多。邵洵美摇头说：“不是，我不姓徐，我姓邵，邵洵美。”戴维说：“有个姓徐的学生，也经常来淘书，他和你长得一模一样，他要翻译《拜伦全集》，要我给他留着这方面的书。”邵洵美问他：“是不是叫徐志摩？”戴维笑眯眯地说：“我不知道，他是个诗人，姓徐，我只知道这一些，他的老家在中国的黑龙江。”邵洵美认定这个不对，徐志摩的家从来没听说过在黑龙江。

隔了几天，邵洵美上伦敦去，在古奇街的互助工团里遇见陈宝镗，说起这件事，陈宝镗说：“做诗的是有一个徐志摩，可是他的老家不在黑龙江。”邵洵美没有再问下去，但是他内心非常渴望见到徐志摩，这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也都写诗的年青人，他太渴望见到他。他一定要认他做兄弟，他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事。

几天后，邵洵美又见到蒋碧微的女友蓝小姐，蓝小姐被人称为泰戈尔的干女儿。她一见到徐志摩就惊叫起来：“哎呀，你太像我的哥哥徐志摩了，我一定要介绍你们认识，做朋友。”又一个人说他像徐志摩，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他和徐志摩一模一样，他迫切要见到徐志摩。他问蓝小姐：“你哥哥徐志摩现在在哪里？”蓝小姐说：“他到美国去了，就要回来了。他是我的干哥哥，就如同我是泰戈尔的干女儿一样。因为我的干哥哥徐志摩和干爹爹泰戈尔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这样的蹊跷事依然在发生，那天邵洵美见到一个共同的朋友严庄，严庄笑眯眯地说：“邵先生，你长得和徐志摩一样。”邵洵美说：“太多的人说我像志摩，可是到今天我连他的面也没见着。”

就在说过这话五天之后，邵洵美和陈宝镗在中华酒楼吃了午饭出

来，太阳很大，春天，他们沿着剑桥大学的路往前走，预备去打几盘弹子，或是玩一下纸牌。走在他们前面有两个人，服装很整齐，身材却并不像中国人，可是帽子底下露出来的却是黑头发。靠外边的一个忽然回过头来，原来是严庄。一见到他们，严庄立刻叫他的同伴停了步，自己来到邵洵美面前，也不说什么话，拉了他又跑回到同伴那里，高声狂叫：“来了，志摩，我把你的弟弟找来了——”徐志摩的亲热让你相信世界上再没有一个陌生的人，没等严庄把话讲完，两位诗人的大手早已紧紧握在一起。邵洵美上上下下打量着徐志摩，一样的美人肩，一样的葱白鼻子，一样的月牙脸。他将手握了又握，说：“仁兄，我找得你好苦。”

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徐志摩与邵洵美相见恨晚一见如故，两个人来到最近的一家咖啡馆，徐志摩问：“吾兄在剑桥大学就读什么专业？”邵洵美回答说：“政治经济学。”徐志摩一听，有点遗憾。邵洵美说：“家里逼着我学政治经济学。”徐志摩说：“正是这样，真是奇怪得很，中国人到剑桥，总是去学这一套。我的父亲也要我做官，做银行经理，到底我还是变了卦。”

两个人说到这里相视一笑，邵洵美问徐志摩：“我在徐悲鸿蒋碧微那里认识一位蓝小姐，说是泰戈尔的干女儿，又说你是他干哥哥，她一定要介绍我们做朋友。”徐志摩笑起来：“哦，蓝小姐，好聪明好聪明的一个女孩，也跟着我学写诗，虽然才开始，但是人家有灵气，做什么像什么，真的令人折服。她就认了我做她的哥哥，我们都热爱泰戈尔。泰戈尔的胡子真可爱，雪白雪白的，像榕树飘在空中的气根一样，她说她要做泰戈尔的干女儿，逢人就这样说，还要我做引荐人。”

两个人漫无目的地谈着，没有任何目的，有的只是相逢的喜悦，发自内心的狂喜——一样的来自中国的诗人，一样的相貌与性情。他们痴情地打量着对方，仿佛打量着另一个自己，从心底的喜爱一时不能控